

网上曾有一句流行语,说是“你永远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”,意即如果一个人主观有抵制意识,你是很难改变其认知的,所谓“睡着的人好喊,装睡的人难叫”。

不过,此话也要区别对待具体分析。因为有一种“真睡”既深又沉,任凭你千呼万唤,我自酣睡不醒;还有一种是思想麻木的昏昏如睡,睡好似醒,醒也如同睡。鲁迅先生当年出版《呐喊》集就是试图唤醒这一批民众,其实也是徒劳。由于这批人在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闷睡,浑浑噩噩也并无太多的苦痛,若猛然把他惊醒,似也未必对得起他。

至于“装睡”,倒未必是认知问题,它亦有多种不同情景之诉求,似不可一概而论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有一出“蒋干盗书”的戏码十分精彩,先是周瑜“装睡”故意让蒋干偷看了重要文书,再是蒋干“装睡”偷听到了周瑜和部将的密议,殊不知这一切皆是周瑜的“套路”,两次“装睡”,果真让曹操中了他的“反间计”,致使赤壁大战一败涂地。可见,“装睡”有许多战略战术上的需要,它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“假寐”。

据说,猫科动物就时常喜欢假寐,这种“碎片化充电”模式,既减少热量消耗,又随时保持敏捷待命之状态,一旦遇到猎物或

威胁出现,即可做出迅速反应,此现象被专家解释为应对环境压力的适应性策略。此乃动物生存和防御之本能,出于安全意识的考虑,人类也时常需要“假寐”来自我保护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特殊时期,著名书法家马公愚在襄阳路的家中正与学生闲聊,忽听楼下一片嘈杂声,一众造反派将进屋上楼,只见马公愚衣服也未脱,一步跳上床钻进被窝,顺手抓起枕边一本“红宝书”,装作读累了而熟睡状……以此来免去一顿呵斥与纠缠。

章士钊《孤桐杂记》中还写了一则关于民国教授刘文典的“八卦”,说刘君,字叔雅,年少美才,当年于沪上家贫无以自给,常找一些旧稿,稍作修改投于报刊“卖文为活”。某天晚上,刘君可能刚获一笔稿费而居家大嚼,并佐以酒,醉后则搂着妻子跳起“胡人舞”。所谓“胡人舞”乃是两人各将一脚互绑,然后以“三足”共舞。本来就有难度,又在醉中,难免脚花乱套,故将屋中的夜壶踢翻。其时他们居上海弄堂的楼上,地板缝渗下污水,遭楼下人大骂而欲上楼问罪。刘君夫妇立即罢舞关灯,先装睡后真睡,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悄悄溜出门。

## 真睡与假寐

管继平

此事过了三十余年,至刘文典病逝,章士钊忽又记起此事,再加之曾前有朋友作书托刘文典转交

我十几岁时的一个暑假,打算去我姥爷家,我姥爷家在八十公里外的县城,坐长途车差不多要三四个小时。

就在我准备动身的前一天,我舅舅从县城来了,他是个司机,办完事到我家来坐坐,可以顺道把我带到我姥爷家。这听上去简直像瞌睡时来了个枕头,然而好死不死地,我和同学出去玩了。

等我回到家,舅舅已经走了,我妈非常生气,这件行星撞地球般的大好事就这么错过了,她把我骂了一顿。我现在想,她的沮丧大概来源于“我们原本可以”的错觉吧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当时手机是个传说中的稀罕物,连电话也不是家家都有,人若不在眼前,就成了断线的风筝。

我们现在是可以了,在很多方面都变得很“可以”。我在手臂上贴了一个血糖动态监测仪,通过手机App随时可以看到血糖指数。我血糖正常得很,我戴这玩意,说是为了防范,其实是享受那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掌控感,吃一片饼干一颗糖,都能看到体内血糖在升高,下楼走几步,就能够迅速降下来。

通过手机App,我们不但能知晓天气、小区最新房价,还能知道昨晚下单买的鸡蛋等下就要送上门了,甚至知道放在小区门口的电动车被人移动了一下——如果电影《手机》还要拍第三部,建议侧重这点,这个握在手里的小机器,似乎成了把控世界的按钮,但是另一方面,它可能也极大地增加了焦虑感,就是那种“我可以”的错觉。



山水(纸本设色) 卢辅圣

而未果,于是就写了一首小诗怀念故友:叔雅风流故大家,洪乔偶误不须嗟。记否宵分三足舞,倒倾矢溺恼邻娃。

假寐可以保护自己,装睡用来逃避麻烦,那么真睡则容易错过好事。据说在西南联大时,汪曾祺虽然文章写得极好,但却因贪睡而缺课比较多。毕业后,几位老师认可汪曾祺的才气,曾建议中文系主任朱自清让他留校当个助教。不料朱自清听后立马否决,并生气地说:“他连我的课都不上,留校的事免谈!”

还有一种介于真睡与假寐之间的叫“打盹”,此为一种短时间的小睡,既非刻意回避,也不耽误正事要事,而是文人借以缓解疲劳而已。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“程门立雪”了,当年两位年轻的进士杨时与游酢,赴洛阳谒见理学家程颐,正逢老师午间打盹,两人不忍心惊扰,只能立于门前静候。当时屋外大雪纷飞,且愈下愈大,等程颐醒来后,门外积雪已有一尺厚了,于是留下了一段尊师重道的学坛佳话,传颂千秋。

相类的故事今也有一例,但不是师生,而是友朋之间。一九七三年著名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自粤来沪,由二十多岁的刘一闻全程作陪,当日先去了上博,翌日又与唐云小聚。第三日,他们登门拜访谢稚柳先生,至客厅,谢稚柳姐姐谢月眉(人皆称“三姑姑”)告之谢先生正午间小盹,若你们愿意等候的话就等。于是,两人坐等半小时,毫无动静,商先生坐不住了,嘱三姑姑拿张纸笔来,写了“商承祚”三字,示意递进去交谢先生。果然,旋即只见谢先生从里屋走出,拱手大呼“啊呀,锡永兄,失迎失迎!”老友

## 问题不在“没尽责”

闫红

我现在的烦恼,是在很多方面都变得很“可以”。我在手臂上贴了一个血糖动态监测仪,通过手机App随时可以看到血糖指数。我血糖正常得很,我戴这玩意,说是为了防范,其实是享受那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掌控感,吃一片饼干一颗糖,都能看到体内血糖在升高,下楼走几步,就能够迅速降下来。

通过手机App,我们不但能知晓天气、小区最新房价,还能知道昨晚下单买的鸡蛋等下就要送上门了,甚至知道放在小区门口的电动车被人移动了一下——如果电影《手机》还要拍第三部,建议侧重这点,这个握在手里的小机器,似乎成了把控世界的按钮,但是另一方面,它可能也极大地增加了焦虑感,就是那种“我可以”的错觉。

我不知道有多少妈妈像我这样,会通过微信步数来猜测已经对自己关闭了朋友圈的孩子的行踪。早晨醒来,看到步数是几十步,哦,这是夜里前一阵他换了个手机,微信步数不显示了。我发现,眼不见心不烦是真的,微信运动上他名下那个永远的“0”让我的世界安静了很多。

我以前的各种猜测揣摩旁敲侧击并没有改变什么,徒增焦虑。焦虑不在于无法改变,而在于你以为你能改变但实际上不能的妄念。如今科技进步提升了生活水平,但也滋

生出许多妄念,各个平台都在推送“别人的生活”,好像只是与我们隔着一个小小的屏幕。我们没能过得那么好,要么是努力不够,要么是还没找到那条终南捷径,总之就是,我们还没有对自己的生活尽责。

于是你觉得,你还可以做什么。如果做不到更努力,那就去找老天专门为你准备的彩票吧。可是那张彩票也遥远,让人平白无故就有一种错过感和丧失感。

在当下,承认自己对这世界的掌控很有限是困难的,手机不就在你手里吗。你要从网络上那些“你也要”的声音里突围,要承认自己的有限。也要认识到,即便能够更进一步地掌控世界,结果可能也并非满足,而是继续向前的贪得无厌。

忘了从哪本书里看过一个细节,说有个日本设计师给自己设计房子,特地将卫生间放在外面,上厕所要走一段露天的路。风和日丽的白天还好,要是风雪之夜,便意来袭,那真是很要对己做一番心理建设的。

听起来好像有大病,我们装修房子,舒服不是第一位的吗?就像我家厨房,装修时很费了些心思,现在想来仍觉得有颇多遗憾。比如餐厅里原本可以多放一个水池,洗个水果啥的就不用跑到厨房去了,虽然就几步路,但是,“我可以”啊。

这位设计师偏要留下这么一个“不方便”,这是一种刻意练习,频繁地提醒自己: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不可以,不要总想着能躲开这些不可以。

庄子有言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,意思是,你知道你拿这个世界没办法,就安然接受它作为自己的命数。焦虑往往在于“不知其不可奈何”,以为凡事都能“奈何”,只是自己暂时还没做到。于是上穷碧落下黄泉,然后在一次次落空里自我怀疑。

该来的总会来,该错过的注定错过。就像十几岁时的那个下午,你妈妈没法通知到在外面玩耍的你,你没能坐上舅舅的车,但你也在这第二天顺利到达了姥爷家,并且如期长大了,你其实,并没有错过了她太多。



众所周知,苏州“梅友”机场是这座人口近1300万、全年近2000万航空出行人次的中国GDP第六大城市的自嘲自嘲。在“苏大强”江苏省的13个地级市中,有9个城市拥有机场,然而GDP老大苏州却没有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,苏州地区范围内曾拥有过两座机场:其一,苏州无锡县的硕放机场,是空军二级永备机场。1983年,苏州地区的无锡县划归无锡市管辖,硕放机场也就归了无锡。几经功能升级和改扩建,这个军民合用机场前几年改为“苏南硕放国际机场”,坐落于无锡新吴区,离苏州市区直线距离约28公里,苏州城投集团持股29%。

其二,苏州光福机场。一直以战斗力生成和飞行保障为第一要务。2002年关闭了民用运输功能。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用机场。

虽说硕放机场比较近,苏州市民出行却更多选择上海的机场。苏州站到上海虹桥机场的高铁耗时大多在25—30分钟之间。上海机场在苏州还建有多个城市航站楼。苏州市民对上海虹桥和浦东机场的利用率高达55%。

一座机场背后的经济价值从来无法忽视,机场在促进产业升级,提高国际知名度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。于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,苏州已十几次提出修建机场的要求,这座东方名城的机场争取史足以成书,空港梦可谓筚路蓝缕,却始终未果。空域条件是关键考量因素:苏州空域资源极度紧张,且周边机场扎堆,方圆150公里内已有7座机场,“环苏州机场群”理论上都能为自己所用,也是实现长三角一体化的方式之一。

苏州航站楼可享受各种一站式服务,虹桥机场贵宾厅还有苏式茶点甜点。在清晨的虹桥机场,看到身穿真丝华服、手执华为手机的苏州阿姨款款挑上一撮苏式面条时,就会明白沪苏双城缘何如此亲近,这是长三角一体化的生动注解。

苏州虽然没有民航机场,却有苏州新概念无燃油机场:就是航站楼在苏州,而飞机停在上海的机场。可以选择苏州作为国际航班的目的地和始发地。而苏州到上海这段巴士旅程,被称为“虚拟航班”。苏州有了自己专属的SZO和SZD。是承接溢出还是虹吸周边,这笔账恐怕要经济学家来算。但苏州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、外贸前三的城市,坐飞机大多经过上海,沪苏之间的深度捆绑,或许更多源于一种顶层设计。

从经济指标来看,苏州即使拥有两个民航机场也不为过。可一旦属于苏州的机场建成,可能迅即产生足以改写华东航空流量格局的飓风效应。于是没有机场,也成为这座“人间天堂”的特色。好在苏州铁路交通实力也名列中国前茅,高铁网络四通八达,13座高铁站星罗棋布,也算是一种弥补。

虽然没有民用机场,这几年航空航天产业却成为苏州制造的又一张名片。而航空航天也是实现国产替代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重要一环。从制造业强市迈向航空产业强市的苏州终于另辟蹊径,瞄准了A1级通用机场,精准卡位国家正全力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:低空经济。

苏州通用机场新建工程列入了2026年江苏省重大项目清单。这是一次更具远见的战略跃迁,也是这座GDP全国前十、却唯一没有机场的城市的另类飞天梦。

一个城市的另类飞天梦

## 一个城市的另类飞天梦

何菲

相逢,分外热情。由此看来,小盹只是时间问题,假寐也好,装睡也罢,只要精诚所至,利益一致,应该没有唤不醒的事。人们最为担心的乃是稀里糊涂的大睡,木知木觉的真睡。一九三九年,国

难当头,山河破碎,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百岁寿诞之际,曾说过一句名言:“我是一条狗,叫了一百年,还没有把国叫醒!”我想马老所唤不醒的那批人,一定不是在“装睡”吧。



## 和天元赛一起走向下一个十年

辜梓豪

下棋的时候,我手边总放着两样东西:风油精和润唇膏。说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习惯。一盘棋动辄五六个小时,下到后半盘,脑子容易发钝。风油精抹一抹,提神;嘴唇干了,润唇膏涂一涂,算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间。

2021年天元赛决赛那几天,我正感冒,这两样东西用得格外勤。那一年,我成了天元赛历史上第十位冠军。

小时候学棋,我是看着天元赛长大的。聂卫平、马晓春、常昊、古力、陈耀烨……这些名字像棋盘上的星位,刻在我儿时的记忆里。我打他们的谱,看他们的对局,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站上那个舞台。

从预选赛打起,到进入本赛,再到2021年终于夺得挑战权——这条路走了好几年。此前我在天元赛的最好成绩不过是四强,所以每赢一盘,都是在刷新自己的纪录。

那年决赛我对阵杨鼎新,第一盘执白输了。整盘棋没什么明显机会,心里反而松下来:反正都输了,后面放开下吧。第二盘扳平后,决胜盘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那几天感冒,头昏沉沉的,风油精的味道几乎没断过。但说来也怪,身体越疲惫,内心反而越坚定。最终赢下决胜盘时,我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,更多的是一种释然——就像一个追了很久的梦,终于触手可及。

第二、第三盘都是执后者胜,我恰好猜到白棋。有人问我是不是运气,我说是。大家水平接近,夺冠总少不了运势眷顾。但运势也离不开坚持——每一盘都下得很坚决。这种坚决,或许比棋的内容本身更能给对手压力。

第二年卫冕战却输了。从冲击者变成守擂者,心态完全不同。太想赢,反而绷得太紧。决胜盘明明有机会,关键处却找不到节奏。赛后用AI复盘,胜率显示局面很不错。但人终究不是AI——AI只有数字和胜负,而人有情感。那份对卫冕的渴望,反而成了枷锁。

后来我慢慢明白,围棋最难的地方就在这儿:你永远没办法像机器那样冷静,但正是那些起伏、遗憾和不完美,让每一盘棋都有了温度。

天元赛四十年了。从上海到北京再到同里,它见证了中国围棋从追赶赶到崛起。一代代棋手在这里登场、成长、留下印记。我从观战者变成亲历者,这份感受难以言表——曾经仰望的名字,如今自己也忝列其中。

在同里比天元赛我只去过两次。与那些在同里踢过球、吃过一百多只小龙虾的前辈相比,我的故事简单。但两次决赛,一胜一负,都是难忘的经历。风油精的味道、润唇膏的触感、落子时的心跳——这些细节拼凑起来,就是我与天元赛的记忆。

希望天元赛越来越好。四十年只是一个开始,五十年、六十年、七十年,天元的传奇一定会继续下去。也希望年轻棋手们能从天元赛出发,迈向更宽阔的世界舞台。毕竟,我们都是看着这项赛事长大的。那份儿时的烙印,会一直激励着我们向前走。

(本文作者为第三十五届天元)

## 十日谈

我和天元赛40年 责编:华心怡

天元半昱廷:“AI不是我们的对手,它是我们的助手,也是我们的工具。”